

《小草亭诗抄》序

□王海

我与吴德军相识于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时,正好我第一本诗作《乡音集》刚出版面世,发行至他工作所在地树园村——“奉贤通用风机厂”。因他先前读到过我的诗,所以一见如故,非常热情的向厂长金德发作了推介。100本书当场解决,使我万分感激。从此,我俩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比我大几个月,但我们彼此都称谓为兄,一直延续至今。

吴兄从小喜爱文学,特别是对诗歌的兴趣。早年在大西北工作时,他有幸见到过著名诗人李季,且拜读其新作《生活之歌》的签名本,受益匪浅,这在奉贤还是第一人。之后步入了业余创作之门,写下数百首诗作,常向部队、地方的报刊投稿,更多的储存在日记本里。这次,他把发表过的及在日记本上的旧诗稿,彻底清仓一下,认真作了选择,汇编成这本《小草亭诗抄》,要我写序,我欣然答应下来。

《小草亭诗抄》,林林总总,收集182首诗,分成五辑,足以证明作者在这方面所花的匠心。对于他的诗,我在此前陆续地看了一

些,不过都是新创作的。这一次看到那么多的诗歌,还是第一回。这使我进一步了解到他写诗的专心、发展和提高,才识“庐山真面目”。

诗体的多种尝试,是我看了《小草亭诗抄》的第一感觉。新诗、歌词、民歌、儿歌、三字经(归属三言体)、宝塔诗等,甚至学习前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楼梯诗(又称阶梯诗),实在不易。他的新诗没有一种朦胧的意象,抒写的明明白白,不见半点儿含糊。“人,非神非怪,/而你敢否豹子胆。/犟劲上来九牛拉不回,/可是抓斗试验,怎能闹着玩?/差之毫厘性命攸关!”(《鲜花献给包起帆》)全国劳模包起帆的形象活生生地跃然纸上。他的歌词没有一点矫揉造作,抒写得实实在在,不见任何虚浮。“一棒子农民子弟,/自力更生图强励志。/……白手起家,/开拓无工不富的路子。”(《通用风机厂之歌》)。词句激人奋进,告别贫穷的昨天,展示在眼前。民歌体的诗在集子里占了大半,是他的强项。从第1—4辑里几乎都是民歌。有3、5、6、7言体的,主要是7言体的。这些诗,语言通顺,韵味

明朗,一读就会让人记住。阶梯诗在奉贤区内很少能看到。而作者在第5辑《布衣放歌》里,除一首《尾声》之外,其余的都是楼梯诗。诗的篇幅,每首都较长,充满热情、充满朝气、充满希望,以楼梯式一级一级地铺开,止步便作收韵,颇具技法。他把自己称作“布衣”,却能写出不是布衣可写出来的诗来,令人沉思。

语言的“土洋”结合,是我看了《小草亭诗抄》的第二感觉。他所写的诗,多少有一点本土的方言,特别是民歌体的诗。去年,他给“党与家乡”诗歌大赛投了一首《建设新城大手笔》,大赛评委、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葛乃福看了之后这样评说:“句式整齐而活泼,可喜。方言运用读来有一种亲切感。”“侃是乡下老百姓,/捏惯犁梢种田人。”(《新老奉贤人》)“古称《南梁》小来稀,/丈量不足两里远。”(《建设新城大手笔》)“捏惯犁梢”、“小来稀”,这些词语确实有点“土”,却是奉贤百姓的口头语,很通俗,很明了。在诗集里,作者也有“洋”的地方。“斧头捅天,镰刀劈地,/叱咤风云,前仆后继。/雄狮醒来洗耳听,/苏俄十月响惊雷,/列宁一挥手,/给中国带来了一个主义。”写得多么有分量,有号召力,惊雷滚滚,气势磅礴。作者在语言上的驰骋,敢“土”就土,敢“洋”就洋,让人看到他的内在的才华。

手法的交错表现,是我看了《小草亭诗抄》的第三感觉。写诗也要讲点表现手法,《小草亭诗抄》的作者能注意到这一点。首先,在民歌体诗中,他不限于五、七言体的写法,如《只在乎你》一诗,第二节采用杂言体来写的,七、五、四、六、六、六句式,言体变换,自由自在。不但如此,且在其中运用了对偶的修辞格。“吃饭揭一只锅,/同枕睡一个窝,”表现了“乡下夫妻”的一种“正宗”感情。其次,一些表现手法在诗中能穿插运用,如《花甲老人话沧桑》的开头是这样写的:“头上鬓发白如雪,/满脸雕刻汽车路。/旧社会里住草棚,/土改翻身唱山歌。”诗的前两句连用两个比喻,第一句为明喻,第二句为暗喻。第三、第四句用了对比的手法,突现了一个“花甲老人”话说“沧桑”的快

乐情绪。

三个感觉,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深深的、浓浓的。一个自喻为“布衣”的普通百姓,居然在“小草亭”里写下这么多诗,可敬、可颂。作者的诗风正正当当,作者的诗路清晰晰。他自始至终,一如既往地,袒开小草的情怀,撷取家乡的缩影,抒发岁月的心迹,显示老年的风范,一个“布衣”正以高昂、激奋的调门,放歌党、放歌祖国、放歌人民、放歌家乡,放歌美好的生活。

77岁不是一个走向衰退的年龄段。对于《小草亭诗抄》的作者来说,更是跋涉于一个“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大好时光。不是吗?他几十年如一日地为小区服务,义务创办诗书画廊,不花公家一分钱,热衷于社会公益事业,2005年度被南桥镇评为《个人十佳》先进称号,并于2009年度被评选为《感动奉贤》十大人物之一。他那和善的脸、琅琅的笑、宽容的怀、坚定的步,在攀登文学的生涯中,每时每刻都在注释着走向成功的一个草根诗梦。

写诗的一颗心,永远年轻!

感受棺材 而今重见金猴来

□丁翔

□杨毅 曲传久

小时候,村上有人死了,常看到在出殡前有一口棺材停放在大门口,等到一切就绪。女人们围在棺材旁嚎啕大哭,男人们则七手八脚把尸体放入棺内,一阵敲打声,圆头四角大铁钉就将逝去的人“盖棺论定”了。随后人们抬着俗称“黑漆棺材”一路浩荡,向野外坟地缓缓地走去。而我们这些小孩子不知道死人入棺是啥意思,只认为好奇好玩。就跟着大人后面也去了坟场,那坟场只不过也是在一条不起眼的“断头浜”边,荒草一片的地方,那里早已有人挖好了一个长方形的土坑,那土坑好似一张大嘴,将要吞去那口棺材,吞下人们一路的哀思。棺材下葬,抛土埋没,坟头新土上,插上标记,算是完成了一桩大事。

棺材,有的当天下葬,有的则停放在地上,几年后再举办一场仪式,俗称为“落葬”,时间一般在冬至。小时候不懂事,在野外田头看见停放的棺材,还围着“打仗”做游戏。棺材,在小时候的印象中,只不过是一种“躺着死人的木箱”,并不知道多少道道。

长大后,知道了推行火葬,人死后要火葬,棺材也逐步消失了,坟头也平整了。只看见村上如死了人,用白布一裹往卡车上放,送往火葬场,往火炉上一推,不一会儿一堆白灰就出来了。人就这么一点用场也没有,死了就这么一堆灰。躺不躺棺材也无所谓。记得在破“四旧”的时候,各家挖各家祖宗的坟墓,棺材板上好的还可用来派上用场。活人用死人的东西,在哪个时代,也说不清是“忠孝不义”,还是“废物利用”。反正,棺材给我的感受是一副并不那么重要的“随身物”。放着无用,弃之也无妨,不是听说有些老人还把为自己定做俗称“寿船”的“棺材”,劈开当门板,锯来做船板嘛。世人对棺材好像不是那么眷恋了。因为,也许世道变了,人的观念也变了。

然而,近日受邀参加了一次所谓的国际殡葬论坛和殡葬用品交易会,真让我开了一次眼界。特别是那个交易会,在上万平方米的展厅里,摆上了100多个交易殡葬用品柜台,真可谓是琳琅满目,丰富多彩。而存放各种形式的“棺材铺”竟有20多家,真有一种“棺材大闹上海滩”的感受。这么多棺材集中展示,听说几十年来,上海还是第一回。棺材大展览,是福还是祸,我也搞不明白。反正,棺材重新出现人们的视线中,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什么力量使之舍弃了几十年的棺材“重见旧身”,而且还大有向“豪华、高贵”迈进的趋势,这对我等“局外人”确实是一种“理念上的冲击”。

在那场所谓的国际殡葬论坛上,主办方为受邀嘉宾,每人发了一个资料袋看到一份

杂志。里面一本装饰得很精致的殡葬杂志。翻开后看到有篇惹眼的文章,讨论的“沉重的话题”,竟然是“棺材”。文中专门列举了使用棺材的“几大好处”,最主要的有二条,一条是可以满足人们的“怀旧需要”。因为,人生二件大事,赤裸裸来到人世间,欢天喜地庆贺一番,一生奋斗到死了后,也应隆重送行,名曰“尊重死者,标榜以人为本。二是防止传染病。据考证,人死后,体内各种有害细菌异常活跃。空气测试表明,殡仪馆空气污染最为严重,暴露尸体,易传病菌,危害无穷。“入棺灭菌”,实为一件好事,应有重启之理。棺材,大有推广之势。而推广之主要理由是在“入棺灭菌”后,再将其推入火化炉中焚烧,名曰“烈火中永生”。对此,人们确有一种“心安理得”的感受。在这次论坛上,有人就据此“高谈阔论”,津津乐道,极力宣讲推广棺材入殓的历史渊源和现实作用。我对此却不敢苟同。

因为,这用材是啥材料?据说,制作商动足了脑筋,开发了不少“绿色棺材”。什么“纸板棺材”,“竹片棺材”,还有一种叫做“薄皮棺材”的,是用一种极易燃烧的桦木材料做的“轻质棺材”。反正五花八门,尽量不沾上“毁林灭绿,破坏生态”的恶名。在这场论坛和交易会上,到处标明这种冠冕堂皇的“立场”。

在这次殡葬用品交易会上,有一家江西的厂商,用竹片做的棺材,才20来斤,一个人也提得动,给起的“棺名”也极富诗意,“田归”,意为“入土为安,回归自然”。这种带有现代气息的棺材,有人还起了一个号称为科学的名字,叫做“卫生盒”意为“入棺卫生,免受感染”。有参观者不懂问:棺材就是棺材,叫卫生盒太别扭了,卫生盒,还以为是卫生间里用的产品,不伦不类。

总之,棺材的“大量涌现”,人们能否全盘接受,还待时间检验。但,有一条可以断定,在进行殡葬改革中,人们的思想观念在新旧交易中已经到一种混乱的状态。市场经济的潜力,在殡葬行业中已经挖掘到一种“物尽其用”的地步。这不是一种行业悲哀或者是文化堕落。

参加这次殡葬用品展示和论坛活动,给我的深刻印象是丧葬用品的开发引用,存在着一种潜在危机。“棺材大闹上海滩”,让我想到的只是商家注重的是“棺材里伸手,死要铜钿”,但是,凡事都要考虑当今社会的道德伦理价值和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以及整个社会的文化底蕴。倘若各式棺材真的在大街小巷中浩浩荡荡地“招摇过市”,社会的反应不知是惊奇还是惊喜?人们有理由拭目以待!

浙江绍剧艺术研究院将来沪假座上戏剧院上演由十一令童刘建扬主演的新编经典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由杨炯、应林峯主演的《朱砂球》受到沪上票友的热捧。1960年《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被拍摄成彩色戏曲片电影,1961年10月,毛泽东、刘少奇、董必武、郭沫若同志在中南海怀仁堂观看演出后,毛泽东亲题《七律·和郭沫若同志》。50多年来,该剧再也没有莅沪献演。这次演出,研究院十分重视,由六龄童的嫡传弟子刘建扬主演孙悟空;梅花奖、白玉兰奖得主姚百青饰演猪八戒。当年对老猪的评价是:“滑稽不油、说谎不谬。动摇不走、懒惰不垢;好色不诱、好吃不偷。聪明不够、怪相不丑”。我们期待当今舞台第一猪的姚百青先生的出色表演。

《朱砂球》则是全新的青春阵容,优秀青年演员杨炯、应林峯担纲主演,杨炯是一位文武兼备、唱念俱佳、前途无量的演员,师承表演艺术家筱艳秋(电影“白骨精”扮演者);应林峯天生一付好嗓子,想来一定有绝佳表演,令上海戏迷过足戏瘾。

《朱砂球》讲述春秋战国时期、齐、魏、赵三国联盟,魏国毁盟伐齐。齐国巾幗英雄曹彩娥“哀师必胜”的大无畏气概,在父死夫亡、国家危难之际,身着重孝、挥戈上阵、战藤甲兵、收朱砂球、破火门阵、最后大获全胜。故事主旨十分明确,保家卫国,这是一批优秀的绍剧传统剧,很有现实意义,从剧本构思到表演唱腔,绝不亚于花木兰代父从军的故事。绍剧作为传统戏曲,它的表演风格在柔美的江南大地上独树一帜,苍劲悲凉、颇具神韵。

浙江绍剧艺术研究院的领导班子很有胆识,重视继承发展并重。2013年开

始全国巡演,已经去了杭州、湖州、合肥、武汉、南昌、长沙、柳州、贵阳、重庆、成都、昆明、南宁、海口、温州、宁波等城市。接下来将是上海、苏州、南通、扬州、徐州、济南、天津、北京、石家庄、太原、郑州、淮安、南京等地。这充分体现了当家人的卓见远识。地方戏曲生存困难,但是我们不能无所作为,眼睁睁地看着地方戏曲这个文化宝藏在我们面前渐渐化为尘土。弘扬绍剧是我们的职责,我们应该努力认真做好这一工作。1952至1953年初,上海市有关文化部门认为绍剧在上海影响大、观众广、有意把同春绍剧团留在上海,成立上海市绍剧团。而当时的同春绍剧团团长七龄童(也就是电影猪八戒的扮演者)考虑再三,认为绍剧是地方剧种,回绍剧的故乡绍兴较妥,且剧团演职人员大都是绍兴人,在绍兴有亲眷家小,故婉言谢绝。失去了一次大好机会。自此以后,绍剧去了!在上海失去了阵地;失去融入文化大都市的土壤;更严重的是,失去了培育扩展绍剧戏迷的机会。上海是文化大码头、在上海扎下根来,就有了文化发展的半壁江山,名角儿大都在上海唱红,并推向全国的。

在上海有一个硕果仅存的《上海绍剧之友社》,28年来一直默默地为绍剧事业尽绵薄之力。今年首届上海市民文化节戏剧大赛,从2500多支戏剧团队中,经过初赛、复赛层层筛选,闯入决赛,最后演的正是《朱砂球》,荣获“优秀市民戏剧团(队)”。绍剧在上海是有希望的,只要有观众,就有希望。

我们分别得太久太久,现在正是文化大发展的最佳时候。归来吧、鲁迅先生故乡的戏!常常来,演演戏,带来浙东强劲的风,带来世间最美的乡音。

七绝二首

□莘小龙

蒙自湖泉景区

天蓝地绿美湖泉,
山秀水清气自鲜。
玉兔腾云星闪烁,
汤池飘雾醉天仙。

元阳哈尼梯田

漫山遍野筑土墩,
万谷千沟圣水园。
智慧超群惊世界,
民族特色定乾坤。